

人生四季



一个病人拖垮拖垮一个家庭是常见的事情，这是病患者心中永远的痛。这是姚文学最害怕的事情，也是他正在面对的现实。

姚文学说：“如果我的住院治疗费用‘新农合’能给报销，那我的负担就会减少至少一半。可是我看病的医院不是县里规定的定点医院，不能报销。想通过你们媒体说说心里话，希望‘新农合’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人性化，病人能够看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医院进行治疗，那样，才是不折不扣的福利。”

姚文学对“新农合”的期盼 看病选医院想自己说了算

文/图 本报记者 周欣艳 李倩军

一人得病 全家受累

采访姚文学是在他刚从元氏县铁甲医院出院的第二天。石家庄，八月中旬仍然是典型的桑拿天气，去往赵县谢家庄乡的路我们不太熟悉，一路上几经周折，终于驶进了姚文学居住的村子，姚文学的妻子李红推着一辆自行车在等我们。在她的引领下，来到他的家中，他家的房子看起来还很新，应该是这几年刚盖的，院子不算太大，但干净齐整，院子里种着几棵葡萄，郁郁葱葱的葡萄架给这个农家小院增添了不少色彩。

姚文学是石家庄市赵县谢家庄乡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生活的村庄是赵县有名的雪花梨盛产之地，方圆十里八乡的土地上，路两边清一色的都是梨树，就连空气中都飘着甜甜的梨子的香味。他的噩梦就是在前年农历8月在自己家的梨园中摘梨子时，不小心从树上摔伤的，导致现在双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让他的正常走路都成了问题。

李红告诉记者：“刚摔伤后，也没太在意，总觉得一个庄稼人从不太高的梨树上摔到地上，不会有事的，在家养养就好了。没想到他的腰腿部一直有疼痛感，到我们县医院住院治疗，一直是以腰椎骨折治疗的。从县医院出院后，他还是不能正常干活，疼的时候就吃止痛药，一直硬扛着，直到走路都困难了，我们今年年初到省三院检查，才知道是这个病。”

姚文学不善言辞，他只是无奈地说：“我才44岁，作为家里的男人，正是养家的时候，可是……”姚文学长叹了一口气，不再做声。他的妻子李红小声地说：“我们家有三个孩子，因为他的病书都不念了，为了多一个人帮我照顾家打理梨园，女儿专门找了个本村的女婿嫁了，儿子也外出打工了，为了省钱治病最小的儿子也不想读书了。”还有，就是他的父母，也都70多岁，本来以前过得轻轻松松，可为了给儿子治病，老两口现在给人看库房一个月挣几百元，还要帮我们。”

姚文学说：“没想到从梨树上摔下来，成了拖累家人的病秧子，这两年压力很大，总觉得对不起这个家。”

大医院检查 小医院治疗

李红指着她家的房子说，“幸亏这房子是在他摔伤前盖的，要么现在可盖不起了。当年盖房时欠下我娘家的几万元的房债一直还不上，现在梨园每年的三、四万元的收入都给文学看医生了。”年初到省三院看病时，还不是医生说，像这种病，得把股骨头换了，光手术费最少三万，加上住院治疗五六万吧，并且也不保证能够治好。”我们是被省三院昂贵的医药费给吓回来的。如果能把病彻底治好，就是借多少钱都行，可是医生说就是把股骨头换了，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而且后期治疗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到元氏县铁甲医院，是病友介绍的，是保守介入治疗，住院一个月花了一万五，后期用药还需要两年，大约每年两万左右。”李红饱受风霜的脸上，透着坚强，她说就是把一分钱掰成五瓣儿花，她也希望能看好丈夫的病。

看见妻子难过，姚文学说：“从

我得了这病，连走路都困难，更别提干活了。六亩地几千棵梨树，剪枝、锄草、给梨套袋、打药等等这些活儿都是她一个人在操持，尤其现在这么热的天，她就没睡过一个中午觉，十二点从地里回来，给我做饭，收拾完后还要叫医生给我在家里输液，稍微晚一些又要到梨园去看着。”

姚文学说这些的时候，李红低着头，叹了口气，她接过丈夫的话头：“我再不坚强点咋弄，你现在病了，我不能泄气，打碎了牙也要往肚子里咽。让外人知道咱没钱看病，怕人家看不起，咱儿子以后连媳妇都说不上。”

李红指着我们坐的沙发说，这个房子盖起来后，没多久姚文学就摔伤了，一家人的生活就陷入了窘境。为了充门面，客厅里买了沙发，屋里像样的家具再没有了，里面的卧室更是简陋，只放了一张他们结婚时的旧床和两三件简单的桌椅。

说到这里，李红忽然向记者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不要把他们的村子的名称写进文章里，也不要把她们的名字完整地写进去，她说她怕村里人知道她丈夫的病，怕别人嫌弃笑话，更怕人们知道丈夫正值壮年却成了家里的负担，影响两个儿子的婚姻。

我们答应了她，她很感激。

盼望以人为本 自主择医

姚文学说，“我这病如果在县医



为节省医疗费用，姚文学在家里接受治疗，妻子李红为他输液。



采访结束后，姚文学夫妻俩执意要为记者摘些自家院里的葡萄。

院能看的话，新农合就能报70%，在省三院的话是30%。这次在元氏那个医院的费用如果能报销30%的话，也能报四五千呢，这四五千还能付我几个月的药费。”

说起新农合的报销，李红提起了精神，“当初国家出来这个保险，我们就买了，这么几年都交着费，但一直没有使用过，这次遇到问题了，却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医院不是新农合定点医院不能报销。”“可咱都是老百姓，只知道新农合看病住院给报销，谁知道我这种病必须去大医院才给报销，小医院不管呢？”

李红告诉我们，姚文学这个病，只有省三院和元氏铁甲医院的医疗技术可以治疗，在元氏县那个医院里，像他们这种病情的患者挺多的，可是像元氏、宁晋、新乐、保定等地患者都能在当地报销，据医生说，有个四川的患者和河南的患者，他们当地的新农合也能报销，可是赵县为什么不能呢？”

姚文学说，自从得了这个病后，他才体会到看病难看病贵，大医院他看不起，小医院政府不给报销医药费，以后的后续用药都不属于报销范畴，他的家正被他这病拖着后腿，他的健康也正因为没钱而大打折扣。“如果我的住院治疗费用新农合能给报销，那我的负担就能减少至少一半。可是我看病的医院不是县里规定的定点医院，不能报销。我真的想通过你们媒体说说心里话，希望新农合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人

性化，病人能够看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医院进行治疗，那样才是不折不扣的福利。”

记得有一句话这样说，其实一个家庭应付一场疾病，就像国家面临一场战争。在战争中，除了体力的消耗，还有财力和物力。如果有人伸出援救之手相助，那结果将会不一样。

赵县新农合办公室 将尽量给农民提供帮助

石家庄市卫生局农村处的工作人员小邢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对于现在新农合报销范围与比例，很多农村的群众不是很了解，保险意识不强。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无论门诊或住院，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只要符合合作医疗相关规定，均可获得一定比例的补偿。非定点医院不予补偿。为提高参合农民受益水平，石家庄已经实行了新农合定点医院‘一卡通’管理，石家庄市域内所有参合农民到全市各级新农合定点医院就医机构就诊，均可按户口所在县(市)相应级别定点医院机构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

“但个别县市有自主权利决定定点医院，打个比方，如果赵县的患者在这家医院就诊比较多、费用较高的话，赵县也可以自主决定将其列为定点医院，以方便群众就诊。另外元氏铁甲医院也可以向市新农合提出申请，经过考核后，就可以作为石家庄市新农合联网医院，这样也能为患者自主就诊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和便利条件。”

之后，我们又电话采访了赵县新农合办公室一位姓邢的工作人员，把姚文学的情况做了介绍，并问他像姚文学这种情况在政策规定上能不能给予倾斜。这位姓邢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也曾接到过类似情况的咨询，他们会把这个情况向上一级领导反映，并积极同市卫生局取得联系，就这些问题进行沟通，尽量帮老百姓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

有这样一种说法，“农民头上三把刀，打官司、教育和医疗。”其中的医疗问题恰恰是悬在农民头顶上的一把利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国家不懈努力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出台的一项重大惠农政策，它的出现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欢迎，但在具体运行中，具体行为人身，也仍存在着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农民就医难，因病返贫的现象仍然存在。

有关专家： 给农民自主择医的空间

在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我们国家一直提倡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那么就要尊重农民，给参合农民更多的权利并创造条件，使农民的权利得以充分行使，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给农民留足充分的选择就医空间，就是给参合农民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便利。在具体操作中，为使患重大疾病疾病的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可以打破地域限制，对需要到外地就诊的，不指定具体医院，而是让农民自行选择。

(本文涉及当事人均为化名。同时，本刊编辑部欢迎广大读者来电来函发表自己对新农合自主择医的意见和建议)

城市后窗

幸福的“贼”

王忠美

都说女儿是娘家门儿上的贼，这话一点不假，特别是嫁出去的女儿，每每回娘家，临走都要大包小包的，满载而归，从不空手，岂不是很贼！

我也是“贼”中的一员，每次回娘家，父母就赶集上店的准备东西，丰富我们的饭菜，为我们解馋，吃饱喝足后，孩子就嚷嚷着要走，妈妈就开始忙活了：先去园子里拔来各种时令蔬菜，择的清清楚楚，洗的干干净净，分别装袋，然后把们没吃过的饭菜打包，再给我们装些土特产：一包花生，两瓢豆子，还有全部的笨鸡蛋。为此我和妈妈没少争执，妈妈总有很多理由让我们拿的其所，说菜是自己种的，太多吃不了就烂了，而那些吃剩的饭菜我们可以热下顿吃，我们工作忙，没时间做，土产也是自家地里产的。后来我也不再和她争执，渐渐拿的很安心。每每提着沉甸甸的袋子，看着那透明的幸福，那满满的温暖和耳边萦绕的唠叨的慈爱，我就感觉更像一个“贼”了，一个世上最幸福的“贼”，尽情的偷着家的温暖和爱，也偷走了父母那牵挂的心和忙碌的青春。

母亲去世后，我的“贼”性也没减多少，每一季的农作物的第一捧都是我们先尝，那饱满的黄豆角，那嫩香的玉米棒，那刚刚丰满的花生，都会第一时间在我们饭桌上亮相。有时我们没时间回家，父亲便一家一家的给我们送来。

记得那年秋天，下着瓢泼大雨，我正在给学生们讲课，透过密密的雨帘，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父亲！下这么大的雨他来干什么？我不禁心里有些不快，而我正在上班，我只好先安顿好学生，冒雨跑回家中，父亲浑身已被秋雨浇透，放下满满的编织袋，不顾我的挽留执意要走：“我刚刚煮的玉米和黄豆，知道你们爱吃，送点给你们尝尝鲜。你快上班去吧，别让学生等着，我一会儿就回去了。”说完，父亲就骑车冲进了密密的雨里。望着那香喷喷，热腾腾金黄的玉米黄豆，我心荡起暖暖的幸福，泪水渐渐模糊了双眼。女儿“贼”，我们偷的何止是食物！还有珍贵的父母心呢。

十年一碗水

翟杰

说实话，在岳母家住很别扭，自己的行为习惯不仅要改，而且作为晚辈，老人的传统又不能多说，反正处处不方便。可我又偏偏娶了个外地老婆，因此每年的假期都有一段时间在岳母家度过。

岳母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总会在门口的桌子上放一碗水。我好几次都差点打翻，门口的那碗水我是越看越别扭。防小偷？不可能啊，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应该把水放在门框上啊！或许是老人信奉神灵？如果真是这样，那我更不好多问。放就放吧，反正也碍不了我多少事。可奇怪的是，她老人家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碗水倒掉，晚上睡觉前再放一碗新的。

我不止一次地小心询问妻子，可她总是笑而不答。

谜团终于在那天早晨被揭开。

由于头天晚上吃坏了肚子，凌晨5点我便起来上厕所。回卧室时，我不经意一瞥，那碗里的水空了。岳母都是六点才起床，而昨天晚上我亲眼看到她把满满的一碗水放在那里，现在怎么会不见了？

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回到床上，我叫醒妻子，忙问她怎么回事。她转过身来，向我讲述了发生在10年前的一件事。

那天下午，岳父有事外出，到了夜里十二点还没回来，岳母和妻子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法和岳父取得联系。于是兵分两路出去寻找，一找就是一夜。待她们回到家时，岳父却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而且因为饮酒过量引起酒精中毒。经及时救治，所幸并无大碍。临出院时，医生的一句话深深烙在岳母心里：“喝完酒的人最需要的就是水，如果大量饮酒后不喝水，极有可能造成生命危险。”

从那时起，岳母便养成一个习惯：每天睡觉前，总会在门口放一碗白开水，而这个习惯一坚持就是10年。说实话，岳父酒量有限，也轻易不喝酒，自从那次之后，10年来，他几乎没有醉过，可岳母的习惯却一天也没有中断。

已经晚上10点多了，岳父还没有回来。我起身走到门前，那只碗平静地躺在桌上，里面是岳母刚倒入的满满的水，此时正漾着美丽的波纹……



雨日闲思

刘冰茹

雨打窗棂疏与骤，
薄衾安枕睡意稠。
懒起倦坐思情浓，
煮水烹茶说还休。